

現代僧伽

第二期要目

佛事短評

三 維持……………法幢

四 祈禱和平普利幽冥大會……………轉輪

閩南佛化新氣象……………蕙庭

今日中國之僧伽……………寄塵

鎮江和尚的廣告語……………任三

自餞贅言……………度雲

關於北京佛化(通信)……………否平等

詩二首……………慧白

佛教要聞(二則)……………記者

本刊啓事(一)

本刊是專為全國僧伽謀利益而發行的，所以凡我僧伽都有一讀之必要和贊助之義務。現在我們對於讀者擬有二個辦法：(甲)既定閱本刊而又肯樂助經費者；(乙)只能訂閱而無力捐助者；(丙)愛讀本刊而無力訂購者。這樣，有錢的當然得與本刊常相見面，常通音信。就是無錢的也沒有向隅之憾，隔膜之苦。我們這樣辦法，望全國同胞能樂助的就樂助；能訂閱的就訂閱；無力訂閱的就來信說明，我們自當每期寄贈。

又，凡關於捐助，訂報，索閱等函件，請直接寄「福建廈門南普陀現代僧伽社發行部」！

本刊啓事(二)

本刊言論公開，凡有關佛化之文而與本刊目標不相衝突者，一律歡迎投稿。投稿：(1)文體不拘，但不能深奧難解；(2)篇幅不得過長；(3)須繕寫清楚，能照本刊行格寫更好；(4)須註明作者名號，地址，發表時得用別號；(5)除贈閱本刊外，無酬。

又，凡關於投稿，交換，討論等文件，請直接寄「福建廈門南普陀現代僧伽社編輯部」！

佛化策進會啓事

啓者：本會創始於安慶佛敎學校，繼於閩南佛學院，陸續進行，原擬發行月刊或季刊，繼以經濟關係僅能年出一刊；而此年刊，時間既長，消息沉寂。茲適有同志發行「現代僧伽」，本會同人因與合作，刊出兩刊，消息既可常通，而篇幅較少又易閱覽。凡本會同志所任常年費，希按期惠寄，以冀斯刊壽命無量。尙蒙隨喜捐助，尤所歡迎！并期時惠大著，以光篇幅，為荷！

佛化策進會啓

佛事短評

(二) 維持

法 鐘

在這佛教風雨飄搖的當兒，上海的居士能發大心組織佛教維持會，維持佛教，這是多麼可喜的一件事！

真的，佛教到了今日不能再不維持了。如這次維持會對於河南，陝西，甘肅等省有強封佛教寺院沒收財產驅逐僧人的種種壓迫，就電呈國民政府，陳說河南，陝西，甘肅等當局強封佛教寺院沒收財產驅逐僧人種種壓迫是違反政府「信教自由」議決案，請國府糾正。維持會這樣一維持，河南，陝西，甘肅等省之佛教寺院，或可不致於敗壞，亦意中事也。

佛教維持會可以維持佛教嗎？可以。有了維持會維持佛教，就不致於再有如河南等省的種種破壞佛寺的事情，這已是意中事了。有了維持會維持佛教，就可使佛教「發揚光大」「日就月將」，這也許是維持會諸君子願意維持的吧？我想。

但是，我們有望於維持會諸君子維持者：不能使事已發生到敗壞的程度，纔出來維持，因為事到如此，已經有了一部份敗壞了矣。我們以為維持一件事，要「賴什麼」來維持纔對；如諸君子為河南等省的事，因為國府有信教自由議決案在，故所以好以此理由而維持之。

然而在佛教本身的佛教徒，他自身本不懂教是什麼，本不是真實信徒，甚至自家敗壞佛教；（如馬路上的流氓和尚叢林裏的犯戒和尚等）試問維持會諸君子對於這些敗壞的現象，有維持之必要沒有呢？

乾脆的說：要維持佛教，不是單獨維持和尚的飯碗問題，是要維持佛教「教的慧命」的存在問題。若僅僅維持和尚的飯碗，當知和尚的飯碗早遲總靠不牢，總要打破的；現在最緊要的是要怎樣把「教的慧命」維持延續下去，纔是真誠的維持佛教，纔是澈底的維持佛教！

(四) 祈禱和平普利幽冥大會

轉輪

「……敬啓者：太空本空，衆生無生，無聖無凡，平等平等。徧一切處盡是佛土，徧一切時悉屬清涼。乃以一念不覺，妄起無明，種種苦本隨之而植，惡緣隨之而演。娑婆汚濁，習久相安。末劫禍機，旁視莫救，循環報復，靡有窮期！殺害貪瞋，于今爲烈，同人憫焉！……」

這是「祈禱和平普利幽冥大會」致叢林長老十方善信的一封信。信是由上海發來的。信以外還有一本小冊子：冊子封面就題的「祈禱和平普利幽冥大會」，另外還有一行「敬惜字紙五穀」；打開來頭一頁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個大字；反面掉過來是一幅觀世音菩薩

的相好；其次就是「祈禱和平普利幽冥大會」的全又；文下面發起者爲「江浙佛教聯合會，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龍潭商會」；最後附了兩張空白紅綫的表格，標明是「功德經憑證書明簽字」用的。這本小冊子上的字畫（像），都是王一亭先生一手寫的，我接到手就交把小和尚們去做碑帖臨摹，所以現在全文已記不得了；只有上面抄的這封信，還約略記得，寫得出。

這封信，誰收到，誰都要有一點傷心，誰都要念幾聲佛回回向；就是我——戴慈善面具的我，也曾發心念了一萬聲「阿彌陀佛」。

談到這信，并不是由團體發起的，是有發起人的。發起的人：出家的四十人欠一人，在家的八十五人，合共一百二十四人。在家的姓名，恕不詳錄；現在單把出家的三十九人，介紹於下：

「諦閑，印光，法一，寂山，兩山，廣慈，蔭屏，德寬，輔仁，吉堂，慧輪，妙樹，慧明，瑤峯，如幻，心融，昭三，炬峯，靜波，德浩，興慈，真達，可興，守培，讓之，古曇，若舜，真空，道岩，元照，開生，可成，曹可，靜修，諦松，靜權，慈筏，禪定，源龍。」（字畫皆照原信）

你看這些人名，不都是鼎鼎有名兒的老法師老和尚大法師大和尚嗎？不都是各各住持得

有一個很大的寺院嗎？你看他們的那種「無聖無凡，平等平等」的平等觀念；你看他們的那種「……盡是佛土，……悉屬清涼」的大悲願望；你看他們的那種「一念不覺，妄起無明……」的澈底覺悟；你看他們的那種「末劫禍機，……靡有窮期」的時代眼光；你看他們的那種所謂「同人憫焉」的哀憐衆生之深心；你看他們的那種一百二十四個人的大結合；你看他們不忍「旁視莫救」的那種救世的精神和責任；你看……夠了。可敬了！

呵呵！……可敬！不但可敬，簡直可喜！你看以三十九個老法師老和尚大法師大和尚的法力來超度亡魂，亡魂當然得以超昇。就是以三十九個老法師老和尚大法師大和尚的法力來開一百個道場，一千個道場，也沒有不成功的。現在幽冥大會已開過了，龍潭的孤魂已飽受甘露腰纏冥鏹萬貫高昇佛國去了（？）；那末三十九個老法師老和尚大法師大和尚的那種「平等觀念」「大悲願望」「澈底覺悟」「時代眼光」和「哀憐衆生之深心」，總不會隨大會以消滅吧？還有那種大結合和救世的精神與責任，也總不致於就解散——放棄了吧？我們且等待着他們開第二個，第三個道場大會罷！但是，我們認為在「祈禱」「普利幽冥」以外，總要做一點「近乎人事」「近乎佛法」的事情纔好！譬如談「南北戰爭，連年不息」吧，是靠祈禱可以息戰爭的嗎？我真莫明其三十九個老法師老和尚大法師大和尚之用心了。

呵呵！夠了。

閩南佛化新氣象

蕙庭

際茲西方化，弊端叢生；須待東方化，以濟其窮。佛法，乃東方化，最高尙圓滿者也。始產於印度，繼傳入於我國，而其本國，反以宏揚乏人，加之婆羅門教昌盛，極力摧殘，竟致滅亡殆盡。其後雖由我國，傳入日本，而日人既以兩重文字之隔閡，又受故有學說及環境之影響，不免多失廬山真面。故我國不特爲佛法之中心，亦且爲東方文化之中心矣。惟環顧全國，佛法現象，腐敗之氣，不堪言狀；於此烏雲瘴氣之中，而能新騰氣象，有一曙之光者，厥爲閩南焉。

閩南要地，爲廈門，漳州，泉州等邑。南與廣東接壤，爲我國南方之第二門戶，（第一門戶爲香港。）不特爲貨物交易之要道，亦且爲文化出入之樞紐也。以全國地勢言，其地僻居海隅，文化方面，不無較亞長江流域，佛法自亦不能例外。惟其人民，具有冒險特性，數十年來，佛徒赴長江流域，參禪學教者，絡繹不絕；回閩後，極力興革，近十年來，經營之成績，已爲全國冠。素稱文化中心之區之佛徒，反望塵莫及，誠不免令人汗顏滿面也。茲分述其近况於左：

（1）廈門佛化近况

閩南佛化新氣象

廈門寺廟，不下十餘所。僧人甚希，且多散居南洋各處。恆產全無，僧人多恃經懺香火以度生涯。寺之最大者，爲南普陀寺，香火特盛，向爲披剃子弟世襲，數年前，由轉逢會泉諸大德，議改十方，延請太虛常惺諸大法師，先後來閩，講演佛法，即以經懺香火之收入，創設閩南佛學院，已敷載於茲矣。學生畢業者，已有一級，現仍繼續辦理。內分專修部，專修佛學科學文學等科。中學部，除佛學外，授以普通初中課程。現正籌備除專修部外，擬先廓成完全初中，將來由初中而高中，而大學，亦在計畫中也。

(2) 漳州佛化近况

漳州寺院蕭條，僧侶頹廢，除少數不僧不俗之僧侶，居住神廟外，罕見其跡。寺之最大者，爲南山寺。數年前，常作軍旅行營，蕭條萬狀。自民國十五年，閩南佛學院小學部移入，更覺二法師等諸上善人，慘淡經營，廓成完全小學，學生百餘名，僧俗各半，分六級教授，除授課外，并組織救護隊，以養成學生利益社會之精神；講演團，爲將來宣傳之預備；內容設備；固不完善，各界見者，莫不嘖嘖稱道，咸謂僧人作事有方，熱忱可欽，向爲社會所目爲廢物寄生蟲者，至斯乃一雪其恥，驟增聲價揚眉吐氣激昂青雲矣。

(3) 泉州佛化近况

泉州寺廟，較二地爲多。僧侶亦甚寥落，且多散居南洋各地。寺產全無，僧侶亦僅恃經

資香火以度生涯。寺之較大者，爲開元寺。該寺建於盛唐，有桑蓮現瑞，感黃氏捨宅爲寺；歷有高僧駐錫，洵勝境也。洪楊之亂，毀於兵火，一時瓊樓梵宇，頓作瓦礫荆棘之場矣。甲子春，有圓瑛轉道諸大德，發願重興，是冬桃蓮現瑞，感動泉邑人士敬仰，踴躍輸將，梵宇爲之一新，光華奪目，雖未能恢復唐時舊觀，而已儼爲閩南巨刹矣。諸大德復以佛法久衰，厥由未能實行慈悲救世，爰創設慈兒院，爲普及佛化之基礎。自開學以來，學生漸增，現已有百餘名。書膳衣服，概爲供給。染織藤木諸科畢備，史地英算各學皆具，向之啼哭號寒，苦無讀書習藝之所者，今皆欣欣然有喜色矣。又恐基金未固，難以持久，因更往南洋各屬勸募，得僑胞之贊助，不數月間，募集十萬餘金，俾作永久基礎。法澤長流，大庇孤幼，南國佛種，將與閩江并千古矣。此外尚有水天寺，及安海龍山寺諸義務學校，其成績亦頗可觀。惟有一事，最爲可怪！其經費均由少數僧伽各方募集，其中學生，盡世俗子弟，出家沙彌，并無一人參與其中，是雖非事之所以損益，吾以爲終不免善於謀人，拙於謀己之謂也。

觀閩南各寺，均無恆產，而能以經懺香火之餘，供教育等用，其不足者，更不辭勞苦，奔走募集。興教育，辦慈善，實業等；向之所唱改革之論調者，均一一見諸事實。彼號稱文化中區，坐擁萬金巨利之當局，反置佛法於不顧者，其亦聞風而憬然悟，勃然興乎！然吾猶望閩南同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行行重行行，努力進取，以期佛法騰光萬丈，而照破大

地之黑暗也。

今日中國之僧伽

寄塵

緒言

居今之世，言今之事；爲今之人，行今之俗；不如是不足以競存，不能此不足以爲人；定然之理，必然之勢也。若乃閉關自守，主義羅門，依樣葫蘆，以爲得計，不但不能以競存，更不足以爲人矣！然則孰是說也，則佛教僧伽前途之隱憂，誠有不堪設想者矣！夫今日佛教僧伽之驚慌心理，達於極點，爲整理計，爲革新計，一髮千鈞，刻不容緩；而一般冥頑不靈麻木不仁者，不顧大局，只關意見，不表同情，反而歧視；誠無心肝涼血動物之不若也。嗟嗟！彼雖佛子，乃俗漢耳；彼雖僧伽，乃寄生耳。佛教教難已波及，看彼等情何術而解決？僧伽隱憂之未已，看彼等以何策能處之？吾敢大胆斷之曰：盤中魚，砧上肉，任人宰割，盡而後已！似此老大腐敗，不可救藥，根深蒂固，利斧難斷，此爲有心人愁然而悲奮然而起爲孤注之一擲作最後之奮鬥雖犧牲一切而不惜也。今日中國僧伽之情形，茲就耳目之所及，略述於下：

智僧云者：乃僧伽知識界之美稱，言其非庸朽輩之愚頑，令人望之而生厭也。以佛教全體僧伽之一切舉動，獨爲智僧所指導。若智僧之上焉者，能興教育，辦公益，出廣長舌，轉大法輪。下焉者，則明知佛法爲利人者，乃故意自了耳。

(甲)新派 新派，爲最近幾年佛教教育機關所養成者，如武昌佛學院，安慶迎江寺僧學校，閩南佛學院等所養成之人才，對於佛學皆有相當之認識；且都富於革命思想；堪肩法化，勇猛精進，大雄無畏，誠不可多得之法衆！現聞彼儕已聯成一大陣線，努力作新佛教之運動。由此觀之，佛教前途，實利賴之。

(乙)舊派 舊派，乃佛教舊式講教之份子。其教育之組織既不良；而所養成之僧伽不爲名聞利養圖過方丈癩，卽爲我慢憤高而灰身泯智。但亦有英挺之資凌霄之志者，自動改變方針，尋新生活，已加入新派戰線，作佛教維新運動，此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矣。然如觀宗放生等寺，倘能認清時代之潮流，隨順衆生之心理，將所有之講教旗幟，稍一換新，爲佛教放一異彩；打破守舊之思想，向新派一方面去，將來或尙可占一位置；否則，自甘落伍，可惜亦復可憐！

(丙)研究派 南京支那內學院，可謂人才薈萃之院，亦歐陽竟無大心講教所得之美果也。是故乃院中所出之人才，都是庸中佼佼，鐵中錚錚，在教育界上頗有聲望；而惜其對於佛

教僧伽革命工作，未免漠視。假使能一面在佛學上發揮光大，增高佛教之位置及其價值；一面加入佛教僧伽革命運動；則僧俗之隔膜，必可打破而互助宏化矣。

(丁) 厭世派 佛教僧伽，來自國民，而國民之中多為環境所逼迫憤而為僧者，故成為悲觀厭世者流，已無人生之樂趣，不過出家強於自殺，以了其殘餘生活耳。於是一切事，一切處，莫不以無味之眼光消極之態度了之。苟與之語其佛教事業，僧伽責任，彼之智能或本有宏法之可能；無如自了性成，願作廢物，奈何他不得也。

觀夫今日中國佛教之現狀，實有團結合作之必要。上舉甲，乙，丙三派，皆不能放棄其應盡之責任；不然，將來佛教之一蹶不振，火燒峴岡，玉石俱焚，此三派亦不能辭其咎也。

(未完)

鎮江和尚的廣告語

任三

我先開宗明義的說幾句話：「爛牛屎鑄不成花」，「有其父必有其子」，爛牛屎，終其是個爛牛屎；見其子，必能想見其父；這雖沒有一定的道理，却也是句俗話，所以滑頭和尚，自己也登出滑頭廣告來了。

原來滑頭和尚登滑頭廣告是無稽希奇的，值得我來批評麼！不過我替他們可憐罷了。因

爲他們滑頭尚沒有滑得到家，終至鬧出一場笑話來，譬如他們的那個廣告，好像對着一些齋主們懺悔似的，他說今後不取經費了，這原是真的，可是他一面說不要錢，一面却是棺材裏伸手，要錢是真的，不要錢是假的；因此說出下面那樣的話來。他們說：「但施主欲以供佛，則與僧等無關」，笑話，佛在那裏，佛會要飯吃麼？佛會要衣服穿麼？那末，佛又怎的會要錢用呢？——哦！我曉得了，是幾個活佛和活菩薩要錢用啊，可惡的，竟將這重罪案推到佛的身上去，……地獄種子！

你們爲什麼將這重罪案推到佛的身上去呢？不過是怕經費捐罷了，你們明知齋主是不會白使你們，不會白看你們那回把戲兒的；或者你們預備多開上一點費用，那不是白花花的大洋鬼子仍然和流水般的流了進來，或者更是你們招攬生意的一筆大生意經；所以說出這幾句話來，教人聽到覺得又冠冕，又堂皇，就是妓女們灌米湯也沒有你們那樣的話好聽。其實你們只可以糊糊鄉下佬子的齋主們；有點知識的，決不會上你們的當，——就是佛井不要有錢用啊。

縱然你們當真不要經費了，我知道你們也是仗義的說話，因爲像你們鎮江的一些大寺，誰不是盈千盈萬的大地主；——別處也是——吃不愁，喝不愁，一個個方丈和職事老爺們，誰不是腰裏括幾括幾的鈔票和大洋鬼子；所以落得說上一個光面話。但是，班靠着經懺爲生

的呢，那不糟了麼？尤其是最可恨的揚州一帶的大寺，有幾個廟裏產業幾千幾萬，只容納五六個人或十幾個人；所出的利息，供着最少數的人吃肥肉，賭錢，頑妍頭；佛教的事，好像釋迦老子已經教他們不要勞神似的過活。唉！可恨的地獄種子！

我在這裏忠告忠告你們：你們念經儘管拿經錢，你們念佛儘管拿佛錢，不要耍槍花；只要將這些錢拿來，除去開支，或者興辦社會上的事業，或者辦佛教的事業；這不但爲死者消災，并且還可以爲生人求福；若是嘴上不要錢，可是心裏想得很多，那一定墮到拔舌地獄裏去的！

還要告訴你們一句：和尚并不是不要錢的，——真不要錢就好了——因爲沒錢就不能生活；不過不要「貪」罷了！

唉！一班的大和尚，你們不要以爲自己是滑頭，所以做一點滑頭的事不大緊的，可是要小心一點，別教人家笑話！

一七，二，一八夜。

自錢贅言

度雲

「我生不辰，命途多舛，」此語爲天下一般懷愁傷志，徬徨悽楚於窮途之哭聲也。余何人斯，既蒼天不加余以青眼，環境復厄余以遭濟，余亦可以已矣；復何猶作不平鳴哉？嗟夫！

生也悄悄，然不可以悄悄畢其生；境雖促促，然不可以促促短其志；余雖不欲鳴，而實不可已於一鳴，藉自舒其愁緒以爲環境之惡魔告。致於若何以有益佛法，雖爲余之素心精進勇猛以圖之者，但未敢直以語諸人耳。

余生而寒微，呱呱墮地，卽遭厄運。蓋余初生時，面赭而鼻口撩天，爲狀頗惡，產婦驚怪遁走；或欲棄余於野以進言於余之父，時余父以病在床，截然不可；越二日，而余狀變今之態，時余父方倚其病軀，抱余於懷，親吻再三，語於衆人曰：『此子雖與余以千金，亦不與易焉。』此余既長，余母告余之言也。嗟夫！余時何知，而不知彼蒼正厄余未艾也。時江南發水，徧地濛濛，一望茫茫，堪稱海國；家雖有田，如何可穫，而余父病亦入危。蓋余父貿易漢皋，年必一歸，藉以採購貨物。生余之歲，父復鼓棹歸來，中途遇險，財物俱失；維時尙乏輪舟，故往來於中者，皆有感而作蜀道難之吟也。余父既遭險後，於是遂病，淹淹床褥，寒暑兩經；方水災未退，而余父溘然長逝矣！彼時，余可三歲，曾見桐棺七尺，橫陳堂前，余母姊等哭之哀；但余於斯時惟知嬉戲，毫無所感，天地間惟孺子若余者爲無情物耳，否則何不一痛而絕，與余父俱逝，尙何碌碌於世之畏途哉。然余猶有憾焉！卽余父與余交感之程度既淺，腦膜之中，又未深映余父之音容，及今靜而思之，渺然無對；觀此之痛，擾擾濁世，豈更猶有勝於是耶？！

水災三年，又遭奇變，余家於是不粟矣。余母無己，攜余等乞憐於舅氏。舅家，固頗康也；至時，舅則揮余母等於戶外曰：『去休去休，此地無可求。』余母哀告之。舅曰：『汝等相將行乞，可耳，胡嘍嘍爲？』嗟夫！是何言也？世態炎涼，抑何至於斯極耶？今偶一思及，猶有深痛，濁世如斯，天厄我運耳。

觀上所說，而余之身世既如此，則大可佛珠百八，禪榻一張，懺吾此生，畢吾此世，尙何有言以鳴不平耶？嗟夫！余書至此，唯有太息耳。今者，佛教既衰，僧徒不振，內腐外摧，殆將自死；猶且仰人鼻息，依人作嫁，豈知濁流澎湃，冰山將倒；坐擁者雖不失面圍圍之狀態，鄙俗之流實在在起社會之譏嫌。沒寺吞產之聲，驅僧毀像之舉，僧無噍類，教也式微。懵懵一般，既無法以自救，更何暇以濟人；坐令摧殘，自招禍咎，三寶既摧，佛將已矣。蓋持法須僧，主法有佛，僧墮法衰，佛何以存？苟云佛教終不至於衰亡，但以何勞操而證斯說？雖然，此殆余徒作杞人之憂天耳。况佛教縱即滅亡，或有信心不退者，隨處生活；一人如此，百人如此，千萬人亦無不如此，則佛教形式雖亡，而佛教之精神猶在，何健囁而興嘆哉？嘻嘻！一人如此不可得，况百人千人乎？即縱能之，亦成社會化矣；倘社會化之不善，佛教斯誠謂之亡耳。余友顯教大醒，主預爲佛教謀社會之位置，意至善也！

且也，佛教之生活，悞以佛之真理，造成僧侶機械之人生；環觀僧界，稍足稱道者，輒

沉沉無生氣；然斯言非謂必須任性縱欲以求其生活之圓滿，乃在而能發起意趣之構造耳。倘能得意趣之構造，則無往而不適。若是，則社會存與存，社會亡與亡；吾知人生不必無社會，故佛教因得與社會共存而不滅，復何有生命寄託之憂哉？思之深思之；如斯濁世，將效惜惜者流受天演之淘汰乎？抑將任佛僧之危顛而不自策自救乎？然余固曾自作消極達觀者也；惟愈消極而環境惡魔愈逼而愈劇！愈達觀而環境摧殘愈演而愈真；將奈之何？余惟有實行余之決心耳。嗟夫！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阻；余唯舉此而行之；他所不欲辯，更無足與諸人辯。嘻嘻！尙何用以自鳴哉？可以語默矣。

關於北京佛化（通信）

否平

遐暉同志：

現今北京有一種很可怪很可笑的新聞的新現象，你知道嗎？這話說來很長，讓我詳細的說給你聽：

宣武門外的北京有名大利——法源寺，不是鼎鼎大名的老法師——道階住持的嗎？！當家呢？是他老人家——道階——的一位最跋扈最富有野心的法子廣福，廣福的未出家前以販賣爲業，他那理財的手段，自然比常人不同；而他那舞弊的伎倆，因之亦不同常人了。除了你

不是把他私人每年出入相抵略爲知道一點，你再找不出甚麼憑據來；他那種高明的手段，實在不能不令人佩服！

去年的九月，他異想天開，——其實此心此志懷之久矣——實行他的篡奪手段來；他運動了一班無賴之徒，作他的爪牙；他在法源寺做了十多年黃金時代的當家；雖然沒有董卓的金塢，但是金錢運動，確係他唯一的政策。固然，在這死氣沈沈的佛教，是作興革命的；可是他並不是這麼一個人，他並不會受過甚麼教育，他的舉動完全是爲著個人的名利的衝動的表現。老法師——道階——他見牠這種情形就託辭而逃了。後來諸山及各居士見牠這樣無理——卑鄙——野蠻，大家不約而同的起來反對牠；一面四處尋覓老法師，而老法師不知隱藏在甚麼地方去了；不得已，乃由諸山及各居士選舉德玉和尚——道老法子——爲該寺住持。咳！你想這位跋扈者的目的沒有達到，牠怎甘心？不到一個月工夫，牠又運動了一個奉天的淡虛，——我們張大帥的同鄉——野心勃勃的淡虛，垂涎法源寺已非一朝一夕，這回得到這樣好的機會，正所認「天與弗取後悔何極？」怎肯錯過這種機會！至於那所謂「跋扈者」所得的代價，我們且不必去研究他。單就事實上來講：正月初八日淡虛呈請了他們的奉天政府，帶了不少的奉天兵，把法源寺圍困了八小時，奉天僧淡虛，乘黑夜入寺強迫德玉交卸，並立刻將閣寺僧衆一律驅逐，其被驅者之衣單什物絲毫不准攜出。可憐幾十個被壓迫而毫沒有勢力

的同袍，那一天的夜裏就過了一夜露宿的生活。又因為做經懺的單資一個也沒發，其中多係南方人，要走也走不動，現在還困住北京，真是冤枉，真是晦氣。……：

淡虛等強佔法源寺，其狼心尚未厭足，同時又強佔柏林寺，——北京有名大利——利用政治的力量，將原任該寺住持昌雲和尚驅逐，易以其——淡虛——徒充任住持。……：

否平謹上。三，十三。

（三月十五日申報北京雜電欄內載：京著名大利法源寺，南藉僧悉被逐，主持現易奉僧）
。十三北京電。

按：上面的一封信，是否平寄來的，否平其人，余不得而知之；揣其命名的用意，顯明是一個不平鳴者。至於他所說的話，是否靠得住，却不敢擔保；然觀申報所載，大概可以證明幾分。

現今的佛教是怎樣的危急？是怎樣的恐怖？環境是如何的惡劣？在這年頭兒，還不思一致團結起來同心共濟，作一種正常的運動，做一種整內對外的的工作！徒以私人的意見，或謀一己之權利，這是最可鄙不過的事！這是最痛心不過的事！所謂奉僧淡虛假軍閥勢力以發展其野蠻勢力，用強權以強佔各大叢林，尤為可鄙可笑！在此高談社會主義的時代，論國界尚且為人所恥笑，况廣大無礙無所不容的佛教，有甚麼南藉北藉之界限可分？其目光之如豆，亦

大可憐矣！

遐暉。三，三三。

閩南佛學院近訊（續）

遐暉

內分專修中學兩部

該院以學生程度參差不齊，致教者學者均感困難，自本學期起分專修中學兩部。專修部十五人：智融，傅戒，遐暉，慧性，談玄，澄弘，靄雲，也魯，懷樸，悟開，弘三，鳴秋，奚如，圓光，善成。中學部二十八人：志成，印江，妙明，戀東，用昌，遠先，大鏡，慧堅，定會，乘來，新堅，宏宣，又慧，圓行，本修，濟禪，迪輝，契心，賢頓，革非。

加授學科

該院自分專修，中學兩部後，兩部課程多有增加。又中學多採取普通中學課程，冀於最短期間養成適用人材也。茲錄其課程於下：專修部：佛學，科學，因明學，國文，日文。中學部：佛學，國文，歷史，地理，算術，美術，體育，習字，日文，音樂，佛史。

學生運動

該院學生自去歲學潮以來，積極的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同時作佛教革命運動；其組織亦甚完備，除已經組織之學生會加入廈門學聯會外，曾一度上書廈門市黨部請願。其請願之條

件甚多，指不勝屈。茲爲減少篇幅起見，錄其大概於下：推翻專制式叢林易以公開的委員制。請願政府僧伽須有參政權。實行農工商學社會化。改良服裝。額定閩南佛學院基金。改閩南佛學院爲委員制。組織佛教革命宣傳隊。聘請佛學——革命有心得者指導工作。創辦佛教圖書館。創辦佛教平民學校。創辦佛教醫院等。……以上均係該學生等之請願條件也。

又訊：該院學生會之請願書呈廈門市黨部後，該市黨部認爲合法的請求，已轉呈福建省黨部；而省黨部又提出省政府核準後，再爲遵行。據此，可見社會人士之希望佛教自動的改革，不爲不熟矣。

詩二首

遊雲頂岩

慧白

海上雲頂岩，岩高雲共同；吾久欲遊此，朋輩每疑猜。今偕二三子，迤邐登梯至；破衲帶寒烟，潮音滿深樹。誰知劫海門，還有舊桃源；食耕而鑿飲，相居鶴與猿。更上台觀日，（山頂有觀日台亦名日淵）萬峯羣寂寂；四顧水蒼茫，山色凝空碧；託足石亭間，松濤頻太息！

書感（步佛心居士韵）

閒剪松花補衲衣，蒼茫煙海暮雲飛；歲寒孤雁啼難住，世亂征夫夢不歸；來去塵寰生與滅，古今文物是而非；離奇變幻前塵事，風月依稀莫我違。

詩二首

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佛學書目

續藏經

全書七百五十一冊
連史紙八百六十元
毛邊紙七百五十元

佛學易解 張綬譯 賈豐臻編

一冊 八角五分

佛學問答 呂澂編

一冊 一元二角

佛學研究法 呂澂編

一冊 八角

佛說大乘稻芊經 譯閑編

一冊 二元二角

心經六家註 呂澂編

一冊 二元二角

淨土四經 呂澂編

一冊 二元二角

相宗綱要續編 呂澂編

一冊 二元二角

因明入正理論疏節錄集註 熊十力編

一冊 三元五角

因明大疏刪注 梁任公編

一冊 三元五角

起信論考證 黃幼希譯

一冊 一元五角

起信論義記講義 蔣維喬譯

一冊 一元五角

廣五蘊註 朱元善譯

一冊 一元五角

三論宗綱要 明蓮池著

一冊 一元五角

阿彌陀經疏鈔 明蓮池著

一冊 一元五角

淨土津要初編 明蓮池著

一冊 一元五角

念佛直指續編 明蓮池著

一冊 一元五角

楞嚴正脈科會 明蓮池著

一冊 一元五角

成唯識論學記 明蓮池著

一冊 一元五角

竹憲隨筆 明蓮池著

一冊 一元五角

翻譯名義集 明蓮池著

一冊 一元五角

印度哲學概論 明蓮池著

一冊 一元五角

孔子與釋迦

蔣維喬著

一冊 一元四角

佛家哲學通論

江紹源譯

一冊 一元二角

佛教淺測

范古農編

一冊 一元二角

中國佛源流考(英文本)

艾香德編

一冊 一元二角

佛典親聞記

呂澂編

一冊 一元二角

金剛經心經

汪杜等錄

一冊 一元二角

法華三經

梅光羲編

一冊 一元二角

相宗綱要

呂澂著

一冊 一元二角

宗鏡錄法相義節要

呂澂著

一冊 一元二角

因明綱要

呂澂著

一冊 一元二角

梁任公近著(中卷)

呂澂著

一冊 一元二角

起信論科會

徐文蔚著

一冊 一元二角

起信論講義

圓瑛著

一冊 一元二角

大寶積經梵藏漢六種合刊

唐善導記

一冊 一元二角

觀經四帖疏

徐珂編

一冊 一元二角

彌陀疏鈔攝補

徐珂編

一冊 一元二角

淨土津梁(十三種)

徐珂編

九冊 一元四角

淨業良導

徐珂編

一冊 一元四角

大悲心陀羅尼經(繪像精印)

鄭立三編

一冊 一元四角

百五論貫

鄭立三編

一冊 一元四角

印光法師文鈔

周春編

一冊 一元四角

佛爾雅

周春編

一冊 一元四角

函購寄費加一。信寄上海商務印書館通信現購處，或各省分館。